

Dave Mathewson 博士，诠释学，第 17 讲，社会学 - 前 3 分钟音

频检查不良

© 2024 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在稍后的会议中，我们将回来汇集我们在前几场会议中的大部分讨论，这些讨论涉及更多的解释学理论，包括以作者历史为中心的方法、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以及更多以读者为中心的方法，包括解构主义。我们将把所有这些放在一起，并考虑如何将其实施到解释学和解释的福音派方法中，以及如何整合和实施这些方法。但我在本次会议上想做的是开始讨论与解释学和解释相关的许多其他方法论，今天我们将首先研究社会学批评或有时被称为解释旧有的社会科学方法。新约。

事实上，这些方法在某些方面的领域太宽泛了，至少对我来说是无法掌握的，而且也太宽泛了，无法在这里详细讨论。因此，我只能希望向您介绍社会学方法和社会学方法的一些非常广泛的轮廓，即所谓的旧新约社会科学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学方法源于对其他解释方法的不满，当我们考虑社会学方法或社会科学批评时，重要的是要理解学者们已经确定了至少两个领域或两种不同的社会学批评方法。

第一是调查文本、圣经文本、社会背景和圣经文本的历史的社会背景。通过这种方式，这种方法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一些传统的历史批判方法有很多重叠。

但是社会批评的第二个领域或途径是调查文本、圣经文本、社会背景和圣经文本的历史的社会背景。

通过这种方式，这种方法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一些传统的历史批判方法有很多重叠。但是社会学批评的第二个领域或途径是调查社会背景。但是社会学批评的第三个领域或途径是现代社会学模型的应用，将整个模型以及这些模型大规模应用于圣经文本或圣经文本的某些部分来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如我所说，这个领域太广泛了，至少我的专业知识太有限，无法详细介绍这种方法。

但我还是想激起您的兴趣，至少让您了解它是什么以及它如何有用。首先我要说的是，有许多书籍可以帮助人们探索旧新约文本的社会维度。标题为社会学批评或解释旧新约文本之类的社会科学方法的书籍。

但让我简单地看一下社会学批评的这两个不同方面。再次，这是探索圣经文本的社会背景，然后第二个探索整个社会学模型，特别是现代社会学理论和现代社会学研究对圣经文本的整体应用。我将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如何做到这一点。

因此，首先，看看圣经文本的社会背景，正如我所说，在考虑解释方法时，这个领域在许多方面都可以归入保护伞下，可以归入旧新历史方法的更广泛的保护伞下在遗嘱中，您可以检查文本背后的历史以及文本中的历史参考文献。其中一部分可能是考察旧《新约》文本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维度。这正是该方法的作用。

它着眼于文本中明确或隐含提及的社会背景或社会维度。它试图揭示古代圣经世界的社会结构或社会价值观。再次，看看圣经文本中隐含或明确的社会动态，这将改变我们阅读它、理解它、阅读它和解释它的方式。

显然，这将起到或意味着起到阐明文本理解和解释作用的作用。但困难在于，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可能不适用于所有文化，但对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文化来说，困难在于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所遵循的社会价值观和动力有时与我们的文化非常不同。远离古代圣经世界的社会价值观、维度和动态。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是，古代世界重视集体而不是个人。

它重视一个人所属的群体、家庭单位或社区，这些群体或家庭单位或社区使生活在高度个人主义社会或可以接受或适合孤立自己的社会中的人感到困难，并且强调一个人作为个体的身份，并且他们作为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当一个人阅读圣经文本时，有时这可能会给理解一个社会造成障碍，这个社会在社会上重视社区，因此比你作为个人更重要的是你所属的群体。因此，有时我们的世界和古代文本的世界之间的差距可能会成为障碍。

因此，有必要尝试掌握圣经文本中隐含或明确提及或隐藏的社会价值观、社会动态和社会背景，以便更清楚地理解它。事实上，一些对文本进行社会学分析的人，特别是福音派学者，已经认识到这是必要的，类似于耶稣基督，他是上帝在社会价值观统治的世界中的化身。因此，耶稣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

背景下道成肉身的事实，意味着我们有责任去调查或追求一种道成肉身，正如有些人所描述的那样，一种解释学的道成肉身观点，我们要求产生圣经文本的社会学背景问题。

我所使用的假设是，我们希望根据古代作者和他所写的古代读者之间的共享内容，在其历史和社会学背景下理解文本本身。因此，我们必须熟悉古代近东世界或希腊罗马世界，并再次熟悉控制他们生活方式的社会动力和社会价值观，这些现在反映在旧新的文本中遗嘱以及这可能如何改变我们解释文本的方式。特别是如果我们倾向于根据自己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背景来阅读它。

所以我想做的只是给你们举几个例子，非常简短地说明社会价值观，特别是社会动态，即人们如何相互联系，他们如何看待生活，他们的关系和生活在社会中是如何管理的他们生活的文化以及这如何产生影响，或者这可能如何影响人们阅读圣经文本的方式。例如，正如我所说，您可以使用许多工具来帮助您掌握旧新约文本的一些社会学背景，但仅举几个例子。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圣经世界的重要且关键的社会学维度或价值观之一不是关注个人，而是关注一个人所属的群体。

因此，正如我所说，最重要的不是你作为个人是谁或你作为个人取得了什么成就，而是你所属的家庭、你所属的群体或你所属的社区。因此，家庭归属感和忠诚度往往高于一切。再次，至少在我自己的北美背景下，我们经常看到一种非常明显的差异，有时家庭忠诚，甚至有时支离破碎的家庭往往是常态，而且

家庭成员和家庭单位之间往往没有这种联系，但在古代世界，尤其是希腊罗马世界，家庭单位的价值高于许多或大多数其他关系和单位。

以这种方式阅读圣经文本，人们会发现耶稣所做的这样的陈述至少对古代读者来说是相当令人震惊和具有挑战性的。我们大多数人可能读过这段文字，但没有想太多，但我相信那些听到耶稣说这句话的古代听众以及后来读到这段文字的人会发现这相当令人震惊，甚至可能令人反感。在《马可福音》一章中，在平行记载和其他对观论中还有其他例子，但我会看《马可福音》第3章和第31节，以及该章末尾的第35节，这可能也应用了形式批评的类别。

这是一个宣告故事的例子，其中高潮陈述似乎是文本的关键特征，但听听作者的内容，作者讲述的故事。然后耶稣的母亲和兄弟到达了，对于那些了解古代世界社会学维度的人来说，立即就已经认识到正在发生的重要社会学维度。耶稣自己的母亲和兄弟，他的家人，现在也到了。

站在外面，他们派人进去给他打电话。一群人围坐在一起，他们告诉他，你的母亲和兄弟正在外面寻找你，我们可能认为这并不罕见，但在这种剥夺了家庭单位的情况下，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声明。然后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他问，大多数人会通过强调一个人的肉体血统、一个人的肉体家庭联系和肉体家庭单位来回答这个问题。

但耶稣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所说的话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反文化的。当他说完的时候，他看着围坐在他周围的人，说这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姐妹。谁遵行上帝的旨意，谁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我的母亲。

这又是相当令人震惊的，因为耶稣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定义了家庭，不专门包括那些有血肉关系或血统的人，但现在耶稣将其定义为任何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因此，耶稣以一种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方式来定义家庭单位，我认为这会相当令人震惊，甚至可能是冒犯性的，尽管对我们来说，至少对许多一世纪的读者来说不是这样。这种对家庭单位作为第一世纪的关键社会学价值的强调也可以解释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6章这样的文本中发现的例子，其中整个家庭单位通常都会回应福音并回应耶稣的救赎信息基督，使徒行传第 16 章 14 和 15 节。

其中一位听者是吕底亚的一位妇女，她是推雅推喇城的紫色布料商人，也是一位敬拜上帝的人。主打开她的心，回应保罗的信息。当她和她的家人受洗时，她邀请我们去她家。

因此，请注意这个有趣的参考资料，不仅仅是莉迪亚，而是整个家庭都皈依了基督教，然后受了洗。这可能更容易理解一点，尽管显然存在神学问题和解释，至少在社会学层面上，这在强调家庭单位作为第一个关键和重要的公共单位方面更容易解释。世纪希腊罗马世界。这可能也反映在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 3 章和第 15 节中的陈述中，实际上，他作为一封信作者的例子，准确地告诉我们他写这封信的原因。

但在《哥林多前书》中，对不起，《提摩太前书》第 3 章和第 15 节，保罗说，我会背诵并读第 14 节，虽然我希望很快就能到你们那里，但我写给你们这些指示是为了如果我迟到了，你就会知道人在神家里应该怎样做，或者说在神的家里应该怎样做。因此，即使是教会，保罗也经常将教会与家庭单位进行比较，也就是说，他用亲属关系来描绘教会，一个家庭单位，其联系就像肉体上的联系一样紧密，并且保罗期望他们表现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际上是在一个有形的家庭单位和有形的亲属关系中，人们彼此之间有同样的关心和照顾，也有同样的支持。所以，这就是旧约和新约中似乎很重要的一个社会价值观，那就是强调一个人所属的群体。

所以我认为这句话，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圣经世界中肯定是正确的，因为比你作为一个个体是谁或你作为一个个体所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你是谁，你属于哪个群体尤其是家庭单位和亲属关系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价值。另一个重要的社会价值观是荣辱观。特别是新约揭示了一个荣辱社会，这意味着你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耻辱，你应该通过以可接受和光荣的方式行事来避免给自己带来耻辱，如果你，如果你的荣誉丧失了，你就应该采取恢复荣誉的方式。

举例来说，回到我们在路加福音第 15 章中已经花了一些时间讨论的一个比喻，即浪子的比喻，我们已经提出了该比喻的几个有趣的特征，但在我的意见可以清楚地理解为按照第一世纪的荣辱维度运作。也就是说，当儿子向父亲索取遗

产时，他实际上是在羞辱父亲。也就是说，有些人所说的几乎等同于希望父亲死了，因为他死后，儿子将继承遗产。

因此，儿子的行为使父亲蒙羞。此外，如果正如我所建议的那样，也许这个寓言的背景不是在某个偏僻的农场，而是在一个典型的中东古老城镇和村庄，那么每个人都会观察并知道发生了什么，也许发生了什么。因此，有趣的是，父亲不仅儿子要求继承权，给他带来了耻辱，而且父亲的行为方式，他的行为方式，他自己，跑出去，这是父亲没有做的，并问候他的儿子。父亲这样对待他，进一步冒着他的荣誉、名誉和社会地位的风险。

所以他的名誉受到威胁，他这样做实际上是给自己带来了耻辱。再举个例子，在福音书中你经常会看到耶稣，特别是在福音书的结尾处，你会看到耶稣与宗教领袖，无论是撒都该人还是法利赛人，不同的犹太当局，进行辩论或争执，而且常常发生在犹太当局问耶稣一个问题来陷害他。当他们问耶稣一个问题时，很可能发生了什么，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想要解决的问题，或者他们只是在寻找信息或看看耶稣是否真的能回答这个问题，尽管这可能是一部分但很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提出问题，他们正在挑战耶稣的荣誉。

他们试图在一种重视荣誉的文化中给耶稣带来羞辱，这种文化与荣誉与耻辱的动态相结合，而当耶稣经常通过反问来回应时，这就等于给他的对手带来了羞辱。因此，有时耶稣会被问及不同的圣经文本，或者我会想到如果一个女人结婚多次而她所有的丈夫都死了，她会是谁的丈夫，妻子，她在复活时会成为

谁，诸如此类的问题再说一次，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绊倒耶稣（尽管他们这样做了），并让他陷入困境，而且很可能是为了挑战他的荣誉，给他带来羞辱。

然后，正如我所说，耶稣经常通过质疑他的对手来做到这一点。

在启示录2章和3章，给七个教会的七个信息，为启示录的写作提供了背景和背景，你经常看到耶稣，约翰讲耶稣的话，记录耶稣对七个教会的话，你会发现耶稣使用了他的对手的术语，例如旧约圣经中的耶洗别，或撒旦的会堂，诸如此类的术语。除其他外，这些术语可能起到的作用之一是在荣辱社会中给对手带来耻辱。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例子，圣经作者可能会研究荣誉与耻辱的动态，即人们必须以带来荣誉的方式行事，避免以给他们带来耻辱的方式行事。

另一个相当有趣的问题，我只是简单地谈一下，但是一个有趣的社会学维度被一位新约学者最清楚、最突出地阐述了，他对新约文本的应用社会学研究和分析可能比任何其他人都多，一个名叫布鲁斯·莫利纳的人。莫利纳发展了他所谓的有限商品理论，他所说的是，特别是在财富方面，财富的存在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拥有财富和金钱，那是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的。

如果有人有钱，那么其他人就没有。我们有一句话，有时你会在北美英语中听到这样一句话，那就是“有更多的东西来自哪里”。在第一世纪，根据有限商品理论，该声明可以修改为不再有任何来源。

但简单地说，这种对有限商品理论的理解可能会解释穷人对富人的怨恨，你在新约圣经文本中多次看到这种怨恨，甚至在更广泛的希腊罗马世界也是如此。我想讨论的最后一个社会学价值是许多新约学者所认可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接受了它并利用它来解释圣经文本中经常发生的事情，那就是古代世界中所谓的赞助制度或赞助人-客户关系似乎在希腊罗马世界中非常普遍，并且似乎存在于许多文本背后。那就是，赞助人与客户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赞助人是一个经济富裕的人，一个有精英社会地位的人，一个有经济能力的人，而且这个人也会通常会建立一种关系，这位顾客会与客户建立一种关系。

客户是穷人、不太富裕的人、可能非常穷且处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赞助人要做的就是与客户建立关系，并在经济或其他方面给予客户好处，也许为他们提供工作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帮助以换取客户，通常是他们的政治支持。当时客户唯一合适的反应就是走遍社会，告诉每个人这位赞助人有多么出色。

所以我们可能会说，到了今天，我们可能会说，到了投票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该投票给谁。但客户随后会歌颂赞助人，为他们提供政治支持等，作为对赞助人所做的回应和感谢的交换。

未能做出适当的回应，未能以感激之情做出回应，是对这种关系的严重破坏，也是对这种社会动力的严重破坏。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些人非常非常广泛地认为，旧约新约中将上帝本身描绘成最终的赞助人，他为人们带来好处，并在那

里表达感激之情。但这种赞助人与客户的关系似乎隐藏在书中许多问题的背后，比如《哥林多前书》。

例如，在哥林多前书第 8 章、第 9 章和第 10 章中，保罗有一节拒绝哥林多人的经济支持，尽管他作为使徒有权获得他们的经济支持，而且尽管他接受了哥林多教会的经济支持。其他教会，如腓立比教会，可能还有罗马教会和其他一些教会，当谈到哥林多教会时，他拒绝了他们的财政支持，其中一些可能是因为他想避免混淆的赞助人和客户关系和动态接受他们的财政支持。我认为，还有其他事情正在发生，科林斯社会的另一个动力是旅行的哲学家和智慧的老师，他们会聚集追随者，为了聚集追随者而存在竞争，他们会付钱给这些哲学家和这些旅行教师之一的服务，所以保罗想避免这一切。但赞助人和客户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可能是保罗拒绝在哥林多提供经济支持的原因之一。

哥林多人在第一章到第三章中对待他们领袖的方式，你记得保罗说的那句话，你们中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矶法的，有人说我是属矶法的。耶稣的观点，这可能归因于这种有分裂教会危险的态度可能归因于存在于一世纪科林斯的这种赞助人与客户之间的动态。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段非常有趣的经文，作者保罗谈到了一个乱伦的人，而教会似乎愿意容忍这一点。保罗真正感到不安的并不是这个人，尽管他对此感到不安，但那些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而受到谴责的人是教会。

真正让保罗烦恼的不仅仅是这个男人乱伦，和他的母亲、他父亲的妻子上床，而且真正让保罗烦恼的是教会会容忍这种行为。至少对我们来说，我们会想，为什么有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呢？难道这个人是一个有钱的靠山？所以没有人想碰他，没有人想在这项活动中叫他出来。这对于一个曾经给予过好处的赞助人来说是不合适的。

也许这是一位富有的人，教会正在他的家里或其中一个教会聚会，他为某些人提供了经济利益。没有人愿意为此斥责他，所以他们很愿意视而不见并容忍。那么，赞助人-客户类型的动态是否有可能解释为什么教会愿意容忍这种情况。

可能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正如许多哥林多前书的评论家所认识到的那样，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中处理的似乎还有许多其他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源于这种赞助制度，即赞助人-客户动态。举新约圣经中另一本书的例子，一位名叫大卫·德席尔瓦的学者认为，希伯来书依赖于赞助人制度和赞助人-客户类型的动态，特别是警告段落。有鉴于此，他解释说，正在发生的事情是读者面临着拒绝表达感激之情的危险，拒绝对上帝赐予如此多的救赎恩惠表示感激。

如果读者拒绝这一点并转身离开，就等于客户拒绝承认、感激和表达对赞助人所做的事情以及赞助人给予他的慷慨礼物的感激之情。因此，德席尔瓦根据赞助人与客户关系的社会动态分析了希伯来书的大部分内容。写给腓利门的信很可能（至少部分地）假设了赞助人与客户的动态，因为当你阅读保罗语料库中

的最后一本书《腓利门》时，当你阅读腓利门时，保罗以他希望腓利门认识到他的方式写作。他欠保罗的责任和感激之情。

保罗似乎专注于这一点，并利用它作为让腓利门坚持到底并夺回阿尼西母的一种方式。保罗在书中的主要目的是让腓利门重新接受阿尼西母，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部分是这种赞助动态的赞助人-客户系统，保罗希望作为一个为腓利门做了一些事情的人，现在他希望腓利门反过来做一些事情对于保罗.从某种意义上说，回报保罗的恩惠并对保罗所做的事情表示感谢。

因此，那里也可能存在一些赞助人-客户的动态运作。更广泛地说，更有趣的是，这似乎是许多新约圣经书籍背后的原因，尤其是启示录，但我不会专注于任何一本书。整个帝国统治体系在许多方面似乎都是建立在制度庇护和庇护关系之上的。

也就是说，凯撒被视为守护神，甚至超越凯撒，有时被视为众神，希腊罗马诸神，包括凯撒，皇帝，他越来越被神化并被赋予神的头衔，并且经常与希腊的万神殿一起受到崇拜。罗马众神。通常，我认为赞助人，对不起，皇帝会被视为与其他神一样，为罗马、罗马的臣民和罗马的臣民带来和平、财富和安全等福利的赞助人。他们是客户，希望通过参加节日或仪式或有机会这样做来表达对皇帝和其他神的感激之情。你可以开始看到这可能会带来什么困难，特别是对于一些新约作者来说，他们试图让读者不要参与他们所认为的异教宗教崇拜，并损害他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和排他性崇拜那属于上帝和基督。

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认为，如果人们不感谢皇帝所赐予的一切，那是不可想象的，也是对社会价值观的违背。因此，当你去工作并领取薪水时，事情不一定是这样发生的，但无论是丰收的庄稼，还是他们拥有的财富或他们拥有的工作，他们都欠他们的赞助人，即他们的感激之情。皇帝，以及希腊罗马众神赐予他们这一点。如果不通过表达敬拜的机会来表达感激之情，那将是一种严重的违规行为。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时《新约》作者必须与非常重要的社会准则进行斗争，并且必须要求读者有时摆脱束缚，或脱离那些被要求向他们的赞助人皇帝表示感激和荣誉的情况。，或希腊罗马诸神。因此，有时通过社会学批评从古代世界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动态的角度来看待《旧约》和《新约》可能是一种价值，因为它与研究文本中的历史的更传统的关注点重叠。因此，对圣经文本中隐含或明确提到的社会学世界保持警惕是很重要的。

最后一个有趣的例子，我们在谈论人物和叙述时已经提到过这一点，但在约翰福音第 8 章第 44 节中，当耶稣呼唤与他发生争执的法利赛人时，当他呼唤他们时，他说：你是你的父亲魔鬼的。这再次反映了重要的社会学动态。它借鉴了与家庭观念相关的亲属关系概念。

这就是你所属的人，你的家庭出身反映在你的性格和你自己的生活中。因此，在约翰福音第 8 章中，法利赛人拒绝相信真理并想要杀死他来对待耶稣，耶稣

现在向他们展示并告诉他们，他们实际上是在展示他们真正的血统，他们真正的亲属关系。他们属于他们的父亲魔鬼，因为他本人就是杀人犯，他本人就是说谎者。

因此，通过研究旧约和新约文本的社会学背景，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见解。正如我所说，有许多有用的书籍，还有一系列全面的社会修辞评论，它们通常对圣经文本的社会学动态敏感，可以为我们的理解提供新的见解。这是一个受欢迎的推论，也是我们对圣经文本背景的传统历史方法的补充。但我们说，除了研究文本的历史背景之外，还有社会学模型（通常是现代社会学模型）在圣经文本中的应用。

这是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和来自现代社会学模型的见解，它们被批量应用于整个文本或圣经文本的部分，以便为理解这些文本提供新的启示。再次，让我给你们举几个学者的例子，他们应用社会学模型来解释圣经文本中发生的事情，我的目的不是同意他们或评估他们或不同意他们，而只是给你例子已经做了什么以及如何运作都非常快。在《旧约》中，大多数人用来说明《旧约》社会学解释的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围绕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崛起及其君主政体的崛起。

许多人试图解释以色列的崛起，特别是对迦南的征服、在这片土地上的定居、以色列民族的崛起，或者君主制、王权是如何兴起的，并试图用社会学模型来解释这一点。例如，一位名叫诺曼·戈特瓦尔德的旧约学者提出并发展了一种解

释以色列起源的理论，该理论通常被称为农民起义的起源，以理解以色列的征服。他说基本上发生了什么，而不是以色列进入这片土地的更游牧模式，他说你所看到的是被剥夺权利的农民，他们受到迦南精英和迦南等级社会的压迫，现在他们反抗这一点，并创造了一个更强大的社会。平等型社会。

于是他用农民起义的理论来解释《旧约》中的征服叙事。另外，再次广泛地考虑犹太世界中的世界末日文学，包括特别是《但以理书》和其他犹太世界末日之类的书，我想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以诺，但当我们讨论时，我们会回到这类文学。稍后再讨论流派批评，但要讨论的是詹姆斯·查尔斯沃思（James Charlesworth）的一部两卷本作品，名为《旧约伪书》。第一卷包括大部分早期犹太教启示录和一些早期犹太基督教启示录的英文译本。

但是世界末日文学基本上记录了一个人升入天堂的幻觉体验，或者他们通过梦或幻觉类型的经历，他们看到了天堂、天堂世界、地狱的幻象。有时他们会去旅行并看到不同的地方。有时他们看到未来。

但世界末日文学为社会学分析提供了一个富有成果的领域。也就是说，人们对产生此类文学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动态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为什么这些文献很重要？古代世界的哪些社会学因素、哪些社会环境催生了这种文学、这些世界末日般的幻想体验？比如，人们普遍的理解是，这类文学是边缘化、被压迫者的文学。

也就是说，世界末日文学产生于一个群体，一种群体的疏离感或剥夺感。这就是末日文学的社会背景。因此，它产生于一个感到与社会和现状疏远和被剥夺权利的群体。

那么，天启文学，例如《但以理书》和其他犹太启示录或《启示录》，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它产生于一个受压迫、与社会其他群体疏远的群体的文学。有些人甚至对这类文学的出现提出了相当复杂的理论，特别是把它看作是从斗争中出现的一部分，从预言中出现，旧约预言，从一个有远见的群体和一个有远见的群体之间的斗争中出现。是一个牧师精英，在这场斗争中，世界末日文学诞生了。

因此，产生这种文学的末日文学的社会背景通常被视为一种迫害、压迫或剥夺的情况，而且，这也可以用社会学的术语来理解。在一些启示录中，关于是否真的存在特定的危机存在很多争论。世界末日真的能解决压迫、迫害和危机的具体情况吗？一种社会学模型表明，世界末日的出现是对感知到的危机的反应。

所以读者并不一定真的经历了危机。重要的不是他们是否客观上受到压迫或迫害，而是他们是否有这种感觉以及他们是否认为存在危机。现在，我想，我认为关于世界末日文学的社会背景还没有定论，但我再次简单地给你举一个例子，说明如何使用社会学分析来解释一场运动的起源，世界末日运动或世界末日类型的文学。

同样，在过去，它常常与压迫和疏远的社会情境、失败的期望和感知危机联系在一起，作为此类文学的社会学背景。只是非常非常简单地提及其他一些，特别是与新约有关的。例如，关于耶稣是什么样的先知，有许多理论，也有许多社会理论，同样采用跨文化和时代的社会学模型并将其应用到耶稣身上。

耶稣是一位预言世界末日的千禧年先知吗？耶稣更想改变社会吗？他是一个治疗师和一个奇迹创造者吗？他是一位有魅力的先知吗？关于什么类型的理论、什么类型的先知耶稣以及这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他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没有详细说明。有许多理论试图解释早期教会的出现以及它是什么样的社会。许多理论试图解释教会如何从更具灵恩导向的运动转变为更加制度化和制度化的运动，并且许多理论试图解释这一点。

再次强调，我的目的不是要评价这一点，也不是要表达同意或不同意，而是想举例说明如何使用社会学模型来理解早期基督教的运动。但在我们的结论中，我们将通过总体评估的方式谈谈我们如何利用这些方法。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社会学家约翰·加格（John Gager），他因解释早期教会团体的起源而闻名，他将基督教的兴起解释为对失败预言的反应。

在研究其他一些运动时，加格基本上说，许多运动中的一个常见现象是运动早期必须应对失败的期望和失败的预言。他们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之一就是传教，通过传教和传福音，将追随者聚集成一个群体，这是一种数量安全的理念。通

过这样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能够挽回面子，或者能够维持自己在群体中的存在，或许还能应对那些失败的期望。

因此，加格尔试图通过这种对失败预言的反映的理解来解释基督教的出现。同样，还有其他无数的理论。我们已经提到过一个人，他的名字是大卫·达·席尔瓦（David da Silva）或布鲁斯·莫利纳（Bruce Molina）。

格德·泰森是另一位在社会学分析方面撰写了大量著作的重要人物。再次，用整个模型来解释基督教的早期运动，或者以色列国家或其君主政体或类似事物的出现。通过积极评价社会学模型，不仅是社会学背景，而且是模型的应用，社会学模型有时可以提供有价值的解释性见解，为文本提供新的启示，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新的解释寻找文本中发生的事情并帮助我们克服与文本的距离。

例如，在《哥林多前书》第 11 章中，保罗谈到了哥林多教会中的另一个问题或情况，从第 17 节开始，保罗谈到了哥林多教会中的一个问题，即它聚集敬拜时进行圣餐或聚会的方式。圣体圣事或圣餐。在《哥林多前书》第 11 章中，从第 17 章开始到该章的结尾，我认为社会学分析和背景实际上有助于揭示对该文本的宝贵见解。主要问题不仅是神学问题，因为我们经常解释这段经文，特别是当保罗斥责哥林多人以不配的方式领受圣餐时。

我们经常主要按照神学的思路来解释这段经文，即保罗在哥林多人未认罪的情况下领受圣餐，因为他们生活中的罪而责备他们。因此，保罗呼吁他们评估自己，这一点在今天我们经常对待这段经文的方式中得到延续，特别是当我们今天参加我们的教会和会众参加圣体圣事或圣餐时。但社会学的解释实际上可能为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一条清晰的途径，那就是整个主顾-客户动态，或者整个富人和穷人的社会动态，可能是哥林多人滥用圣餐背后的主要问题。

也就是说，最有可能的是，当科林斯人参加圣餐或圣体圣事、圣餐时，整个主顾-客户或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整个社会阶层都会渗透到并影响科林斯人的方式，这整个充满活力的世俗社会，现在渗透到他们的教堂礼拜和聚会中，现在正在影响他们参加圣餐的方式。也就是说，对于生活在科林斯这个赞助人或这个社会中的任何人来说，当他们坐下来吃饭时，社会中富人和更贫穷的成员之间的阶层会是很自然的，富人在家中的某个地方聚会并实际参与适合富人的更昂贵、更美味的食物是很常见的。而社会中的贫困成员，即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成员，会在房子的不同位置见面，吃的食物质量会较差。

除此之外，也许你会有奴隶为两者服务，尤其是富人。因此，保罗面临的主要困难，主要问题不是哥林多人以错误的神学理解或生活中未承认的罪来参加圣餐，而是他们正在吃一顿饭，圣餐，圣体圣事，应表明并庆祝他们的团结。他们现在正在进一步延续希腊罗马社会的社会经济差异的背景下参与这一活动。

把穷人和富人分开，富人和穷人，富人在一起，吃最好的食物，穷人在别处吃次等食物，富人喝醉了，狼吞虎咽，并称这是主的晚餐。这就是保罗如此沮丧的原因。因此，当他说，当他再次斥责他们以不配的方式参加圣餐时，我确信他的评论和言辞主要是针对哥林多人使用圣餐的方式。

也就是说，他们在反映科林斯社会社会学层面的背景下参与其中，富人和穷人是有所区别的，正在发生的赞助人-客户动态。因此，当他告诉他们审视自己时，并不是要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错误请求宽恕。更重要的是要检查他们如何利用圣餐来制造分裂并使社会分裂永久化，而不是利用它来创造团结并表达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合一。

显然，这种方法的第二个价值是，它再次将旧约和新约置于其历史和社会学背景中。正如一些学者所说，这是一种解释圣经的化身方法。也就是说，这意味着它提醒人们它是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这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社会学方法的一些关注点之一，特别是大规模的应用，社会学模型的大规模应用，特别是现代社会学模型，是首要的，是对旧约和新约的社会学方法有时有一种趋势以及还原论的危险。也就是说，它给你的印象是对文本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唯一解释是社会学的解释，并且可能排除对某种情况的其他神学和历史解释。

因此，有时社会学模型的应用背后隐藏着还原论倾向。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是通常是反超自然的社会学模型。也就是说，它们提供了纯粹自然的社会学解释，而忽略了上帝干预历史的可能性，并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了神学解释。

这就忽略了允许神圣干预和上帝在人民中间工作的解释。因此，举例来说，为以色列国的出现提供纯粹的社会学解释，而忽略神学维度和上帝在建立以色列国时的活动，这将是还原论方法的一个例子，但也是一种忽视了圣经文本的神圣和超自然维度。第三个是，社会学模型有强迫模型的危险，特别是旧新约的现代模型。

将现代模型应用于圣经文本本身并没有什么令人反感的。问题是当它们被强加到文本上时，当它们实际上是不适合圣经文本的模型时，但无论如何它们都被用来试图解释它们。一些现代社会学模型实际上可能反映了与古代世界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情况。

因此，在圣经文本中，尤其是现代社会学模型必须不断地接受文本数据和我们对古代世界的了解的检验。最后，一些模型需要，实际上需要，拒绝和搁置部分数据和部分文本（圣经文本），以使模型发挥作用。因此，我认为更合适的是呼吁一种折衷的方法，利用社会学模型以及其他模型，例如历史批判方法和典型历史方法，但也将它们与其他解释技术和其他解释方法相结合。

因此，当与其他历史方法一起使用时，当与其他解释学方法和其他解释方法一起实施时，社会学批评确实有潜力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工具，为圣经文本带来新的见解并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它。再说一遍，我只能在本次会议中触及这一点。从下一场开始，我们继续讲另一种解释方法，那就是类型批评的问题。

理解一个人正在处理的文学类型如何影响一个人理解圣经文本的方式？我们将在下一次会议中考虑这一点。